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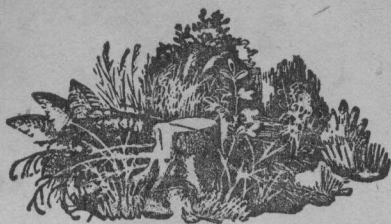
現代文藝叢書

十年詩選

臧克家著

現代書局

813
MW10



一之輯一書叢藝文代現

選詩年十

著家克臧

社版出代現

1949

現代文藝叢書一輯之一

十年詩選

著作人 臧克家

發行人 現代書局

上海塘沽路魯關路二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三版（滬）

不准翻印

目 錄

序.....	(1)
難民.....	(17)
憂患.....	(19)
希望.....	(20)
生活.....	(22)
烙印.....	(24)
天火.....	(25)
失眠.....	(27)
像粒砂.....	(28)
不久有那麼一天.....	(29)
老馬.....	(31)
老哥哥.....	(32)
神女.....	(84)

元宵	(51)
村夜	(25)
答客問	(53)
生命的叫喊	(56)
場園上的夏夜	(57)
月	(58)
運河	(60)
元旦	(66)
古城的春天	(67)
依舊是春天	(68)
心的連環	(69)
溫柔的逆旅	(72)
刑場	(77)
年關雪	(78)
偉大的交響	(79)
別潢川	(85)
兵車向前方開	(88)
七首頌	(89)
淚珠、汗珠、珍珠	(90)
手的巨人	(91)
海	(93)
反抗的手	(95)
窮	(96)

型.....	(97)
三代.....	(98)
鞭子.....	(99)
送軍麥.....	(100)
家書.....	(101)
他回來了.....	(103)
眼睛和耳朵.....	(105)
沉默.....	(107)
詩葉.....	(108)
靜.....	(109)
生的畫圖.....	(110)
遙望.....	(111)
死水.....	(112)
暴雨.....	(113)
秋.....	(114)
寒冷的花.....	(115)
春鳥.....	(119)
墳.....	(120)
社戲.....	(121)
國旗飄在鴉雀尖.....	(123)
嗚咽的雲煙.....	(128)
柳蔭下.....	(130)
第一朵悲慘的花.....	(132)

無名的小星.....	(139)
中原的胳膊.....	(141)
老嫗與士兵.....	(146)
神羊台上的宣傳畫.....	(152)
窗子.....	(157)
拍.....	(160)

序

當金風肅殺，萬物成實的秋天到來的時候，我在人間恰恰活滿了四十年。好比乘特別快車作一次長途旅行，坐在車廂裏，隔一片玻璃，看山水，田野，村落，奔馳過去，匆匆的，過眼雲煙，想把捉，幾乎是徒然，到了車停下來，看着站口的木牌上標着「四十」兩個大字，這才若有所失，像劉晨阮肇在仙山上，只覺得眼前吹過了幾陣冷熱的風，而人間已是千百年了。

四十歲，是生命的秋天。四十歲，才知道用靈魂的眼睛重新去看——看宇宙，看人生，看自己的過去和未來。

因此，我也想重看一下自己的詩。

自從以癡心，熱情，夢幻，拙劣，塗詩的老鴉，已將近二十年了。如果塗在各樣本子上的那些所謂「詩」的東西，全部存留下來，會堆成一座小小的山吧，這成績，既驚人，又笑人。就從詩的第一座——「烙印」出世的廿三年，截止到去年「國旗飄在鴉雀尖」的出版，也已經整整的十個年頭了。

十年間，我總共印了十三本詩，現在，爲了迎接四十的生辰，把它們從嚴挑選一下，作爲一份禮品自贈，並敬贈給社會，不能算沒意義的吧。

選詩，太長的有困難，所以「自己的寫照」，「淮上吟」，「向祖國」，「古樹的花朵」，感情的野馬」，只好踢開。從八本短詩裏，我挑過來，挑過去，用了沙裏揀金的心情和耐性，一遍又一遍的挑選。把根本看不上眼的丟在一旁（詩篇呵，你不能抱怨我，我以鐵面對着你們，跳不過詩的龍門，只好怨自己的拙劣了。）把有希望入選的題額上黏一張張小條，上面標着：「選」，「擬選」，「？」三等。然後，再反復咀嚼，斟酌，像一個嚴明的審判官判定一件重要的案子，我怕自己的詩篇，有的僥倖，有的冤枉。反復，猶疑，翻案，經過了劇烈的鬥爭，在優勝者的頭頂上，我點狀元似的畫一個紅圈。這樣，我還怕偏愛，私見，隱伏在眼裏，我還怕有些篇什以歷史的因緣與情感攀我，誘我，媚我，賄我。我又用藍鉛筆在另一些詩篇上打了記號。

我請教了第一位朋友。他寫批評也寫詩。他以偶然的機會來看我，在山上停留了一天，我也決不放棄這個偶然的機會。十年前，他讀過我的「烙印」，而且，寫過批評。我看他躺在躺椅上，啣一支

煙，手邊的桌上擺一杯茶。他的心注在詩頁上，他的眼盯在詩頁上，望着他的樣子，我有點輕微的心跳！半寸長的煙灰落在身上，他不覺得，茶冷了，他也不知道。他用筆在同一紙條上寫下了不同的意見。他給落選的貼上簽子，他把我的「選」字下寫一個「刪」或「可刪」，在另外幾篇上標一個「必」字。他用口，用一兩個字，表示了他的意見，大部分和我的相同，在不相同中，他有一些見解是可寶貴的，我遵從了他。

我又挾着全部詩集去請教第二位朋友。他對我的人，我的詩，了解得相當深。他寫小說，却喜歡讀詩，談詩，他是「詩人之友」。又同他冒着微雨跑到公園路約了另一位朋友，一起上了「江山一覽軒」。一張小方桌，三杯清茶，桌上攤開了八本集子。對着江，對着山，對着詩。他們細細的讀完了它(其實早已讀過了的)，珍重的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向糖果攤上的女主人借來支禿筆畫上了符號。意見小有出入，我保留了最後決定權。本想再多請幾位詩友參加意見，可是，每個人對詩的看法及口味，未必就一致，怕弄成「築室道謀」的情形，結果，我把它帶回山上，三思再酌的決定下來，在目錄上數了一下，不多也不少，恰好七十首。十幾年的心血，凝結成這七十篇東西，選它們的時候，

是慎重又慎重；誰敢說，它們不是一攬閃着金光的砂粒，誰敢說，它們不是一堆稗糠呢？我沒法管，也管不了這麼多，既已盡其在我，就把它們揚到時間的風裏，讓它們沈者自沈，浮者自浮去吧。

重讀一遍自己的詩，像重溫一下十幾年來的生活，情感隨着往事一起一落，一條悠長崎嶇的道路，今天，我用心的脚步又在上邊疾馳了一遍，感慨當然不只一端，而且這感慨，還是頗為沈重的呢。人，當他回頭向過去無底的深淵探望時，總得先準備好一點勇氣。何況，檢選十年來的詩作，不管用的是什麼尺度，總帶點衡量，結束，也就是「蓋棺論定」過去，為未來的詩生命作一個遠矚呢。

詩是離不開生活的，想了解（不是誤解或曲解）一個人的詩，必先挖掘他的生活。我曾把自己的生活撮要的，結晶在一本叫做「我的詩生活」的小書裏。它是我生命的一條龍脈。我常常想給自己寫一部自傳，也就是用無情的刀剖解一個滋生成長在不同時代氣流裏的悲劇型的生命。但是，我徒然這麼想，想了許久。這不是我不為，是我不能。因為從我生命的萌芽到目前的秋實，時代，也從它的青春度到了秋天。這個題目對我太大。所以，聽憑生動的片段場面要我表現，要得我心動，心痛，但我徒呼負負。經歷得太多，又太不平常，這經歷在未成

熟于心境時，往往會成為拖累人的負荷。我出生在一個封建的貴冑家庭，我看到了一點榮華的殘燒，同時，我更多看到的是封建家庭總崩潰的大悲劇。這裏邊又包括了一個矛盾：這家庭的主人翁們是書生，是農民出身，以官宦始，以叛逆終。（民元革命，他們都是造反的書生。）這幼年環境給予我決定的影響：帶幾分悲觀性，愛自由。從我父親那裏接受了熱情和脆弱，我母親遺傳給我的是溫和與善良。我生于窮鄉，長于窮鄉，十六歲以前幾乎足跡沒踏到過自己村子周圍的三十里以外。我圈在這個小圈子裏，接觸的全是頂着農奴命運的忠實純樸的農民。看他們生長在泥土裏，工作在泥土裏，埋葬在泥土裏。我愛他們，我為他們流淚，更為他們不平！我並不完全是他們圈子外邊的一個人，有一部分命運同他們相同，有一部分又有相當距離，可以說，我是一半圈裏，一半圈外。這是很老實的話。同時，大自然的景色也陶冶了我的心靈。啊，三月的燕尾翦着春風，阡崖上的柳條綠了，農人叱着黃牛，翻起的新土噴放出沁人心脾的香味，我常是以光腳板吻着這土地。夏天，綠樹抱合了鄉村，這兒那兒到處撒一席涼蔭，給人一個人間天上的月夜；高粱，穀子，把大地綠成海洋，農夫沒入海底，身上一絲也不掛，只聽見人唱，却看不到人在那裏；

工作一天，汗流夠了，皮晒破了，傍晚，一河清水給他們一個痛快；柳樹底下的蓑衣上睡一晌午覺，蟬叫在樹上，牛解放在青草地上，看，一個村婦遠遠的走攏來了，不是送飯就是送湯；工作在遠處的農人，早晨抗一張鋤出去，傍晚，才帶着夕陽走回頭，當他伸手去打開他可憐的柴門的時候，月芽已經在窺他的茅簷了。秋天，農人最忙也最快樂，因為他們的汗珠子全變成穀粒了。早晨的月亮照着他們下坡，一直到深夜還在場園上忙。金色粒子閃着夕陽，風把穀香，把笑聲，播散滿整個村莊。秋天，家家鎖着門，留一個孩子或一條狗看家。大野裏活動着人影，車影，響動着人聲，牲口聲。晚上，一點閃爍的燈火照着人們忙手忙腳。糧食入了囤，田野像一顆大的空虛的心。上邊有什麼呢？有「秫穡團」巨人似的支撐在風裏雨裏；有西風搖着白草；有蟋蟀奏着淒涼；有幾株白楊傍一口小土墳，風來了，蕭蕭的獨唱一曲悲歌。北風，嗚嗚嗚，搖撼着樹頭，砂土把天攪昏了。一場大雪，厚被似的蓋上了整個的田野，「馬耳山」只剩了一雙耳朵，老鴉像人一樣作號寒啼飢的叫喊了。農人們，忙碌了一年，將收穫送給了主人，把自己關在小小的一間土屋子裏，炕頭是冷的，鍋底是冷的，從破牆縫裏灌過來的風是冷的。身上不見一點棉絨，上下牙巴骨

劇烈的交戰着，一條「燈籠褲子」包裹着的是變了顏色的一塊醬紫肉。這是農村的冬天。

我就在這樣鄉村裏，從農民的飢餓大隊中，從大自然的景色中，長成的一個泥土的人。

讀者先生們以爲用這許多筆墨來畫一幅鄉村是浪費嗎？但我却嫌它太短，太不夠，因爲它在我的胸窩裏真是太多，太多，它充盈了我的心，它沁透了我的整個靈魂。我如果握着蕭洛霍夫，托爾斯泰，左拉或巴爾扎克諸大師們手裏的那支如橡的大筆，我將寫出怎樣的「人間悲劇」，怎樣的「羅貢·馬加爾」，怎樣的「巍巍的馬耳山」，怎樣的悲慘土地上千千萬萬悲慘的人物呵。

鄉村的風景，使我永遠愛「柳梢上的月明」，鄉村的生活，使我頑強，樸實，幾乎是固執。我愛農民，連他們身上的瘡疤我也愛。我的愛，是真摯的，是以全心靈去愛，好似「拜倫」愛他的祖國一樣，連着它的瑕疵也愛在一起。了解這點，才可以了解我的「村夜」，「場園上的夏夜」，「答客問」，「溫柔的逆旅」，以及「泥土的歌」的全部詩篇。許多人介紹了「泥土的歌」，但未必就完全溶會了它；許多人批評了「泥土的歌」，但未必就十分中肯。了解詩同了解人一樣困難。心和心的距離是多麼近，又是多麼遠呵。慣于都市生活的朋友，

他認為霓虹燈比柳梢上的月明進步又好看，這在他，也許是真實的，（也許略強調了一點智性）但這和我的感覺，我的真實，却差得無可較量了。雪垠兄在「論現代田園詩」一文中，有許多意見很好，說得我又愛又怕，但有些地方却猜得未愜我心。譬如他說到我的寂寞，只把這寂寞看做我個人的，這不對，我的寂寞感覺，蒼涼感覺，是生根于寂寞的農村，蒼涼的農村，也可以說，它是破碎封建農村的農民傳染了我。「遙望」寫的不是我的寂寞，是我「老哥哥」的；白楊樹下枯墓裏死人的寂寞，是整個農民命運的寂寞。它是多數人的，不是我獨有的。

像一個人只有一顆心，一次愛一樣，我把整顆心，全個愛，交給了鄉村，農民；所以，我不能再愛都市了。愛情不是也不能勉強的。詩，鍍不得假。

我所愛的當然是封建性的鄉村，我所愛的，也還是悲劇型的農民，這，我決不諱言，我還願意勇于承認它。因為，直到現在，多數的農村雖然在激盪，多數農民的生活和命運雖然在動轉，但大部也還在新舊交替蛻變的過程中。我還沒能夠接觸到新生的農村，新型的農民。我不敢用觀念，用口號，用智性去空洞的歌頌，因為在認識上我看到了它的

影子，但在情感上我還沒抱緊它！在「泥土的歌」裏，比較優秀的詩篇，不是那些歌頌的，而是那些寫實的。在理智方面，我贊成「康拜因機」，我歌頌明晃晃的電燈，但在情感上，我却真心愛「帶月荷鋤歸」，真心愛「柳梢上的月明」。感情如何追上觀念去抱緊它，這是一般詩人的問題，對帶濃重的頑強的農民性的我，這問題更顯得嚴重。

暴露封建鄉村的罪惡，寫出封建農民的悲慘命運，這使命也很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比起歌頌新的來，我比較更合適暴露舊的。這無可勉強。「魯迅」先生說過，「死魂靈」的第一部已經足夠了。第二部的稿子就是幸而逃出火災，怕也未必博得人們的歡心吧。

但是，我並不是甘心把自己永遠留在落後的鄉村裏，我在一個本子上寫下了以下警惕自己的句子：

「你愛農民，也要叫農民愛你；更要當心他們把你扔在後邊！」

我生活過來的這四十個年頭，正是中國，以及全世界在激變的一個大時代。從滿清到武昌起義，從北伐到「七七」事變，從忍垢含辱到全面抗戰。在世界舞臺上表演了兩次大戰，誕生了一個新的奇蹟——蘇聯。個人，也曾作爲一朵浪花在每個潮流

裏激盪過。北伐前夕，在濃黑高壓的北方參加了秘密活動，看着許多朋友被砍掉頭；曾穿着二尺半士兵軍裝站在「一九二七年」的武漢，還打過四十天前敵；曾背着個假名子在松花江上的秋風裏流轉；曾遭遇兩次婚變，幾乎在愛海裏滅頂；曾大病三年，哭笑自己作不得主，至今心理病態，生理病態，使我的感覺，心情，幾乎不能用常情去測量；抗戰使我興奮，憑一股單純的熱情在前方出死入生了五年……

經歷了這麼多，生活得這麼複雜。但我的詩遠不及我生命的充實。從我的詩篇裏能窺到一點時代的影子嗎？它會印下過來生活的一點腳跡嗎？從中能聽到急烈鬥爭的叫喊嗎？能扣出掙扎慘痛的呻吟嗎？

也許能看到一點，但嫌太模糊；也許能聽到一點，但嫌太微弱。

每一次鬥爭，我所參加過的，總有許多人倒下去，許多人轉回頭，許多人挺身直前。而我自己呢？却惶惑的睜着驚奇的眼睛。我沒有倒下去，沒有後退，我用了堅穩的小步向前走。二十年來都是這樣在走着，痛苦的，矛盾的在走着。而時代却以百碼競賽的快步去接觸最後的那條綫。我害怕落後，也不甘落後，仍然堅苦的向前走着，向前走着。

這一些，不用我解釋，賢明的讀者一定會從我